

电影文学剧本



傲蕾·一兰

叶楠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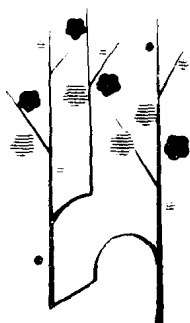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傲 蕾 · 一 兰

叶楠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



内 容 说 明

剧本描写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觊觎当时属于我国的黑龙江左岸广大地区，多次派出“远征队”窜犯侵略。我东北疆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达斡尔族多音部落以寡敌众，以弱敌强。部落女首领傲蕾·一兰身陷图圈，宁死不屈，忠贞不贰，历经艰险，终于逃出敌人魔掌，联合边疆各民族部落人民，与沙俄侵略者继续展开殊死的斗争。同时清朝政府出动水师，互相配合，大败沙俄侵略军于黑龙江畔，给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剧本生动地塑造了为反抗沙俄侵略、保卫祖国疆土而英勇抗敌、气壮山河的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傲蕾·一兰等人物形象，在艺术构思、安排情节和场景、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有一定特色。

傲蕾·一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5/8 插页：2 字数：83,000

1979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46,400册

统一书号：10061·302

定价：0.40元

DD27/15

在红色的天鹅绒的衬底上，放着一本精装的桔黄色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封面上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金色头像。

封面翻开了，显露出扉页上火焰一样的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书页掀动着，露出文章的标题：

卡 尔 · 马 克 思
中 国 和 英 国 的 条 约

画外音：

“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于1858年9月28日，曾经指出：……”

书页继续掀动着，显露出放大的铅字字迹。

画外音：

“……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

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

银幕上出现了冰封的、蜿蜒的黑龙江，覆雪的莽莽山林，广阔的雪原，直到无垠的大海。

画外音：

“下面我要讲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是在十七世纪中叶，故事开始发生在黑龙江左岸支流精奇里江^①江畔……”

二

字幕：

一六五八年

初秋。朝阳照耀着逶迤的精奇里江……

银光闪闪的精奇里江两岸是金色的白杨树和青翠的落叶松林带。

高高的江岸。

江岸上一株高耸入云的苍松。

一个手持长矛、背负弯弓的达斡尔勇士——奥布库从河床里走上来——开始显露出象斧砍出来的脸和长矛的矛尖，渐渐显露出全身。

又一个、两个、三个……成群并排涌上江岸的达斡尔勇士、老人、妇女和孩子们，以及他们的战马和驮马。他

们手持刀、矛、弓、火枪和盾牌，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故乡。……

远处传来马蹄声。

人们全扭过头，欢呼着：“一兰！一兰！……”

两名骑手纵马跃上江岸。两骑一前一后向人群飞奔而来。我们渐渐看清了她们。这是两名女骑手。

我们看清了为首的骑手俊秀、英武的脸，头盔下的又大又明净的眼睛。她是一兰。她的坐骑是一匹青色的骏马，马颈子象天鹅颈一样修长，毛色宛如黑色的锦缎。后面的是一兰的忠实的女伴弗兰晶。

两匹马接近人群时，缓了下来，迈着稳健的小碎步驰来。这时我们看到一兰的威武的全貌，也看到她的披挂、装束的细部：那头盔上的缨穗，闪光的锁子甲，背上的弯弓和腰间佩着的沉重的战刀——刀柄上有镂金的飞龙花纹，刀柄的银环上系着七彩刀穗。我们还看到她穿着柔软的犴皮靴的脚稳当地紧踏着沉甸甸的马镫……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听着欢呼声中看到的。

一兰和弗兰晶在人群前洒脱地翻身下马。弗兰晶接过大青马的缰绳，欢呼声停止了。

一兰的深情的目光……庄重的脚步……

一兰巡视着家乡的土地——城堡的废墟、荒芜的耕地、茂密的森林，还有那奔腾不息的江水……

空中传来“呀呀”雁鸣。一兰仰视长空。

空中一列“人”字雁行……瞬间又拉成“一”字，奋力飞着。

头雁“呀呀”地鸣叫着，带领雁群奋力向天际飞去……

一兰俯身从地上捧起一把家乡的泥土吻着。当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象串珠似的泪珠从眼眶滚出来，落在铁甲上，再滚落在黑色的泥土中。

片头字幕：

傲蕾·一兰
上 集

职演员表……

三

初夏的傍晚，天际布满沉重的蓝色的云朵。

在荒凉的勒拿河里，仅有一艘破旧的简陋的大木帆船，逆流缓缓地驶着。船尾有一面破碎的双头鹰旗无精打彩地飘动着。

字幕：

一六四六年

字幕（画外音）：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魔爪，越过外兴安岭，伸进我黑龙江流域广大疆土，沙俄第一任雅库次克督军彼得·彼德罗维奇·戈洛文派遣自己的助手文书官波雅尔科夫为头目的“远征队”，于1643年冬侵入当时属于我国的黑龙江左岸广大地区。他们用欺诈和残酷镇压交替的手段，妄图迫使我边疆各族人民臣服。我东北疆各族人民宁死不屈，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两年多以来，波雅尔科夫不得不被迫溃退。现在，他带领哥萨克残部逃到勒拿河，将要驶抵他们的巢穴雅库次克。

沙俄“远征队”头目波雅尔科夫脸色阴沉地眺望着勒拿河灰蒙蒙的水道。在他旁边的是哥萨克十人长索巴奇可夫。他们站在船尾的舵位旁。

这艘破木船的后半部搭着帆布天遮。

在船舱里七横八竖地躺着一群哥萨克士兵，他们衣服破碎，皮靴张着嘴，长时期没有理过的头发和胡须肮脏而蓬乱，简直把面孔全遮住了。他们中间的伤号呻吟着。

船舱一角堆放着掠夺来的珍贵毛皮和土产。在靠近船尾的地方，立着一个大木笼子，四周用黑布幔蒙着。一名哥萨克士兵象僵尸一样持枪守卫着。

河水拍击着船舷。

波雅尔科夫看着前面的河岸向索巴奇可夫说：“索巴奇可夫，我们快到家了。”

索巴奇可夫应着：“是的，大人。全能的上帝和圣洁的圣母保佑我们回到了雅库次克。可是，八十名哥萨克弟兄，在黑龙江畔成了异乡的鬼魂。”

波雅尔科夫绷着脸说：“他们是为沙皇开拓疆土死的，灵魂会上天国。”

索巴奇可夫在胸前画着十字：“那是呀！……大人，那些达斡尔人，可真够厉害的！”看着木笼子，“这娘儿们更凶，简直象头母狮子！”

波雅尔科夫指着木笼子问：“她怎么样？没死吧？”

索巴奇可夫圆睁两只眼：“死？！她才死不了哩！大人。这会儿放她出来，她还能掐死您和我，连眼都不眨一眨。”

波雅尔科夫走到木笼前，撩起布幔的一角，由于光线非常暗，我们只能看到两只发光的大眼，宛如漆黑的天幕上闪烁光彩的星辰。

波雅尔科夫放下布幔，微皱着眉头。

紧跟在波雅尔科夫身后的索巴奇可夫摇着头，“这哪是眼睛？是两团火！”

船首一名哥萨克士兵喊：“雅库次克！”

好几个哥萨克探出头吼着：“雅库次克！”

河岸的树丛中，显露出十四年前才建的、还很不象样的城镇雅库次克。它不过是一圈圆木建筑的房屋，中间高耸着木头教堂的塔楼尖顶。

在雅库次克木制码头旁，杂乱地停靠着一些运货木船。

码头上堆积着待运的木材和山货。

哥萨克士兵挥鞭驱赶衣衫褴褛的雅库特人——码头上的苦力和乞食者。

一群佩刀的军官和大腹便便穿长袍的商人、冒险家走向码头。在他们中间是在俄国东部以商业投机、剥削、掠夺新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著名的哈巴罗夫。紧挨着他的是军官斯捷潘诺夫。

在这些人后面是一个寒碜的不配套的管乐队。

哈巴罗夫旁若无人地叫：“哦！我们勇敢的哥萨克鹰群回来了！”

一个商人低声嘀咕：“也许这些鹰，身上的毛都让当地的土人拔光了！”

哈巴罗夫不满意地瞅了他一眼。

斯捷潘诺夫对那个商人气冲冲地说：“先生，我不愿意听到你悲观的估计！”

那个商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另一个商人疑虑地说：“黑龙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可别是不毛之地吧！”

哈巴罗夫盛气凌人地拍打商人的脊背，“老弟，也许那儿是天堂呢！”

木船靠上码头。

管乐队吹奏起欢迎曲。

波雅尔科夫登上码头。军官、商人们向他拥过去。波雅尔科夫挥手喊：“等一等，先生们！乐队停！”

人们呆住了。管乐队停止吹奏，只有拉管迟了，单独表演了一个下滑音。

波雅尔科夫摘下帽子，哭丧着脸说：“先生们，我们首先为八十名为沙皇捐躯的哥萨克士兵致哀！”

波雅尔科夫垂下头。

人们摘掉帽子，露出各式各样的脑袋……

当波雅尔科夫重新戴上军帽，人们又拥过去，争着询问：“瓦西里·达尼诺维奇，请问那里貂皮多吗？”

“有粮食吗？”

“金子？银子？”

“木材呢？”

斯捷潘诺夫挤上去：“我要知道那里的武装部队情况。”

哈巴罗夫以压倒之势大声说：“波雅尔科夫，我要知道一切！”

波雅尔科夫皱着眉头：“先生们，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回答。我要立即向督军报告。请原谅！”

波雅尔科夫略弯弯腰，退出人群，跟着一个军官径直离去。

哈巴罗夫不舍地追上去：“瓦西里·达尼诺维奇，从督军那儿回来，请务必光临寒舍！”

夜晚。哈巴罗夫的客厅是宽敞的，但天花板却异常的低矮，厅内弥漫着浓重的烟雾，使天花板中间吊着的多枝蜡烛的大吊灯发出的光暗淡而昏黄。

客厅的长条桌围坐着军官、官吏、商人和他们的女人们。

桌上摆着油腻的菜肴，蜜酒和烈性酒在罐子里、杯子里冒着气泡。

宾主酒已半酣，脸上泛着油光。

哈巴罗夫两侧坐着的是波雅尔科夫和斯捷潘诺夫。

波雅尔科夫卖弄地叙述着：“我已经向督军作了报告，我还要亲自去莫斯科向沙皇陛下禀奏。我们从来不知道的黑龙江流域是非常富饶的，我们必须使那里的土地成为俄罗斯的版图，这将使我们的君主获得很多利益。先生们，太太们，请看……”

客厅的侧门打开了。

哥萨克士兵一个挨一个地举着大木盘子走进来。

盘子里盛着上等貂皮……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那里有无数珍贵的紫貂……”

盛着貂皮的盘子绕着桌子移动着……闪光的毛皮，它象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商人们贪婪的目光……引起人们喷

嘖的赞叹声……

盘子里盛着两副鹿全角……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那里有很多珍奇的野兽……”

美丽的鹿角在缓缓旋转着……

盛着大麦穗、稗子穗和豌豆角的盘子在移动……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那里盛产谷物……”

盛着木材样品的盘子在移动……木材截面上美丽的花纹……

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脸。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那里有无边无际的森林……”

盛着金银珠宝饰器和器皿的盘子在旋转……

女人们惊叹的叫声。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那里有黄金、白银、珍珠和宝石……”

哥萨克士兵退出客厅，惊呆了的人们象是进入梦境。

波雅尔科夫象魔术师表演了一项精彩的杂耍，很得意地说：“先生们，太太们，这就是黑龙江动人的形象……当然，不是全部。”

哈巴罗夫兴奋地向斯捷潘诺夫说：“我看到的是一个金库！”

斯捷潘诺夫点点头，然后向波雅尔科夫发问：“请问，那里的人呢？你还没谈到人。”

波雅尔科夫脸色阴沉了：“那里有很多居民。”

斯捷潘诺夫追问：“他们不属于任何国家吧？”

波雅尔科夫沉闷地说：“不幸的是，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他们属于博格德汗，也就是清朝的皇帝。”

哈巴罗夫沉吟着用手指敲着桌子。

人们互相使着眼色，争着询问：

“请问……”

“请问，听说你带回了一个女猎手？”

“听说她一个人就杀死十几个哥萨克？”

“听说她很轻易地能打死一头熊？”

哈巴罗夫捋着胡子：“带来给我们看看吧！”

人们嚷叫着：“给我们见识见识吧！”

波雅尔科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向站在大门旁的索巴奇可夫打了一个响指。

客厅的大门打开了。

哈巴罗夫大声吩咐：“添蜡烛！”

侍者们慌忙向壁灯插蜡烛。

四名哥萨克士兵抬着木笼子进来，放在地上，四人同时撩开木笼四面的黑幔。

在这同一时刻，壁灯蜡烛燃亮了，大厅通明。

也在这同一时刻，所有人惊呼：

“噢！”

波雅尔科夫的声音：“达斡尔族多音部落铁匠希尔奇伊的女儿、部落推选的抵抗我们的首领傲蕾·一兰！”

是的，笼子里是一兰。她这时是二十一岁。她的衣裙破碎了，赤裸裸的脚腕上戴着铁镣，双手戴着锁链，她的双手互相紧握着，高高昂起不屈的头。两只大眼闪烁着倔强、高傲、警觉的光芒，这光芒象利剑一般扫过每一张丑恶的面孔。

这群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斯捷潘诺夫悄声问波雅尔科夫：“就不能让她归顺我们沙皇吗？”

波雅尔科夫摇摇头：“毫无办法！”

哈巴罗夫说：“这可是个宝贝，如果她能归顺的话……”

哈巴罗夫伪善地向一兰说：“姑娘，归顺我们沙皇吧，会让你过公主般的生活……”

一兰睁着明净的双眼盯着他。

哈巴罗夫笨拙地解释着：“姑娘，不明白什么是公主吧？就是……怎么说呢？这公主可要比老板娘高贵得多呀！”

一兰默默不语。

斯捷潘诺夫威胁说：“你要知道，我们的天佑神护的大沙皇、俄罗斯统治者，阿列克塞·米哈伊诺维奇大公是很多国土的君主，是非常厉害的，不归顺，会把你们部落、整个民族全杀光！”

一兰厌恶地扭过脸去。

哈巴罗夫绕着笼子转过去，劝说着：“姑娘，只要你一句话，你就自由了！”

一兰依然不语。

哈巴罗夫涎着脸，“一兰姑娘……”

哈巴罗夫将手伸进笼子去摸一兰的肩头。一兰猛一闪身，紧紧对握的双手举了起来，将锁链甩起狠狠砸向哈巴罗夫。这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迅速、干脆。还没等哈巴罗夫反应过来，铁链从木栅缝砸出来，在哈巴罗夫脸上留下一道一辈子都去不掉的紫色印记。

女人们大声尖叫着。

男人们恐惧地向后退。

波雅尔科夫慌张地叫：“抬下去！”

人们拥向哈巴罗夫。哈巴罗夫捂着脸径直走向波雅尔科夫，抓住他：“把她卖给我！”

波雅尔科夫不解地问：“卖谁？”

哈巴罗夫大声叫：“一兰！”

波雅尔科夫惊异地说：“要她干什么？当老婆？她会杀死你的！”

哈巴罗夫急切地说：“你不要管，我需要她……”他象疯子一样摊开两只手，“我愿意把全部财产都给你，只要她——一兰！”

波雅尔科夫冷笑着：“全部财产？整个雅库次克都给我，我也不能把一兰给你，我要把她送到莫斯科，送给沙

皇！”

四

1650年秋。午后。莫斯科近郊一座古堡似的监狱。

高高的、阴森的围墙。监狱中间有一座监视囚犯的高耸的塔楼，塔楼中层有一圈带雉堞的平台。

字幕（画外音）：

一六五〇年秋

莫斯科近郊的一座牢狱里

在平台上，靠近雉堞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神父，另一个是监狱长。

监狱的院子里，在狱卒监视下，囚徒们在做苦役——加大关押他们自己的牢房——灰色的人流在蠕动。

在平台上，神父以虚伪的谦恭听着监狱长说话，实际上他并不在注意听。

监狱长极力想用语言来打动对方，让对方看出他的不平凡来。他说：“神父，这几年，您每年都来一次，都是为了那个达翰尔姑娘傲蕾·一兰。以上帝和圣洁的圣母及有灵的基督的侍者尼古拉神拯救世人的仁慈愿望和您的苦口婆心的说教，就是顽石也应该点头了，可是一兰仍然是